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七十九

二十尤

周

北史列傳 宗室 廣川公測字澄鏡文帝之族子也高祖中山魯祖豆
頽祖驍驍父承仕魏位並顯達測性沈密少篤學仕魏位司徒右長史尚
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及孝武疑齊神武詔測詣文帝密為之備
還封廣川縣伯尋從孝武西遷進爵為公文帝為丞相以測為右長史委
以軍國又令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歷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
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人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為寇者多
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宴設於還其
國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為寇兩界遂通慶平時論方之羊叔
子或有言測懷貳文帝怒曰測為我安邊何為問骨肉乃命斬之仍許測
便宜從事轉行綏州事每歲河水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預遣居人
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乃於要路數百處竝多積柴仍遠斥候知
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處一時縱

公突厥謂大軍至懼而遁去。委棄輜重不可勝數。自是不敢復弄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後卒於太子少保。文帝親臨勸馬。仍令水池公監護喪事。諡曰靖。測性仁慈。好施與。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盜所失物。即其妻陽平公主之衣服也。州縣禽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不認焉。遂遇赦免盜。既感恩。請為測左右。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狼狽。盜人亦從測入關。並無異志。于該嗣位。除州刺史。測弟深。深字奴于。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為營。折草作旌旗。布置行伍。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喜曰。汝自然知此。後必為名將。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人多逃散。深時為于都督領宿衛兵。撫循所部。並得入關。以功賜爵長樂縣伯。大統中。累轉尚書直事郎中。及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竇泰趨潼關。高歡曹圍洛州。周文帝將襲泰。諸將咸難之。帝隱其事。陽若未有謀。獨問策於深。深曰。竇氏高歡。曉將歡每仗之禦侮。今大軍就蒲坂。則歡拒守。竇必援之。內外受敵。取敗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竇可禽也。竇實歡勢自沮。迴師禦之。可以制勝。文帝喜曰。是吾心也。軍行果獲泰。齊神武亦退。深又說文帝進取弘農。復剋之。文帝大悅。謂深曰。君即吾家陳樂也。是冬。齊神武又率大衆至沙苑。諸將皆懼。惟深獨賀。文帝

問其故。對曰。歡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唯歡恥夫賈氏。懷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禽也。不賀何為。文帝然之。尋大破齊軍。果如所策。俄進爵為侯。六官建拜小吏。部下大夫。武成元年。遷幽州刺史。改封安化縣公。保定初。除京兆尹。入為司會中大夫。深以喪父事兄甚謹。性多奇譎。好讀兵書。既居近侍。每進籌策。及在選曹。頗有時譽。性仁愛。從弟神舉。神慶。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焉。卒於位。謚曰成康。子孝伯。孝伯字明王。其主與武帝同日。文帝甚愛之。養於第內。及長。又與武帝同學。武成元年。拜宗師上士。時年十六。性沈正。寡譎。好直言。武帝即位。欲引置左右。時執政在家。臣不得專制。乃託言。少與同業。受經。思相啓發。由是護弗之猜。得入為右侍上士。恒侍讀。及遭父憂。詔令服中襲爵。武帝嘗謂曰。公與我猶漢高與盧綰也。賜以十三環金帶。自具。恒侍左右。出入卧內。朝務皆得預焉。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迴避。至於時政得失。外間細事。皆以奏聞。帝信委之。當時莫比。及將誅晉公護。密與衛王直圖之。惟孝伯及王執宇文。神舉等。頗得參預。於帝曰。皇太子德聲未聞。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不然。悔無所

及帝欲容曰卿世載顯正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以尉遲運為右宮正孝伯仍為左宮正宗師中大夫累遷右宮伯常因侍坐帝問我兒比進不答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矣及王執因內宴將帝鬚言太子之不善帝能酒責孝伯曰公常謂我云太子無過今執有此言公為誑矣孝伯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敢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公其勉之及大軍東討拜內史下大夫令掌留臺事軍還帝曰居守之重無忝戰功於是加授大將軍進爵廣陵郡公并賜金帛女妓等復為宗師每車駕巡幸常執其手令居守後帝北討至雲陽宮寢疾驛召孝伯赴行所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夜授司衛上大夫總衛宿兵馬令馳驛入京鎮守宣帝即位授小冢宰帝忌齋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圖之當以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齊王戚近功高棟梁所寄臣若順旨則臣為不忠陛下不孝之子也帝因誅之乃與于智鄭譯等圖其事今智告憲謀逆遣孝伯召入誅之帝之西征也在軍有過行鄭譯時亦預焉軍還孝伯及王執盡以白武帝武帝怒提帝數十乃除譯名至是帝追憾被杖乃問譯我脚上杖痕誰所為

也。譯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譯又說：軌將帝鬚事，帝乃誅軌。尉遲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為臣為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為身計，宜且速之。」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為秦州總管，帝荒淫日甚，誅戮無度。孝伯頻諫不從，由是益疎。後稽胡反，令孝伯為行軍總管，從越王盛討平之。及軍還，帝將殺之，乃託以齊王事，詰之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為群小媒孽，加之以罪。臣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屬微臣輔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為罪，是所甘心。帝慙，俛首不語，令賜死于家。時年三十六。及隋文帝踐極，以孝伯王軌忠而獲罪，並令收葬，復其官爵。嘗謂高穎曰：「宇文孝伯寔有周、良、臣若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子欽嗣。

東平公神察，文帝之族子也。高祖、晉陵、曾祖求，累任魏位，並顯達。祖金殿魏兗州刺史，女喜縣侯父顯和少而襲爵，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孝武之在蕃，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和。顯和具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帝深納焉。及即位，拜閣內都督，封城陽縣公。以恩舊遇之甚厚。顯和所居隘陋，乃徹殿省，賜為寢室，其見重如

此及齊神武專政帝每不自安問顯和曰天下滔滔將如之何對曰莫若
擇善而從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策
以其母老令預為計對曰今之事忠孝不並然臣不審則失自安敢預為
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我之王陵也遷朱衣直閣閤內大都督改封長廣
縣公從孝武入關至潯水周文帝素聞其善射而未之見俄而水傍有一
小鳥顯和射中之文帝笑曰我知卿工矣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
騎常侍建德三年追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舉早孤有風成之
量及長神情惆悵志略英膽眉目踈朗儀貌魁梧明帝初起家侍上士
帝留意翰林而神舉雅好篇什每游幸神舉恒從裴爵長廣縣公天和元
年累遷右宮伯中大夫進爵清河郡公建德三年自京兆尹出為熊州刺
史齊人憚其威名及帝東伐從平并州即授刺史州既齊氏別都多有姦
猾神舉示以威恩遠近悅服封武德郡公進往國大將軍又改封東平郡
公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及幽州人盧昌期等據范陽反詔神舉討禽
之時齊黃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將解衣伏法神舉乃釋而禮之
即今草露屬稽胡反寇西河神舉與越王盛討之時突厥赴救神舉以奇
兵擊之突厥敗走稽胡款服即授并州總管神舉見侍於武帝處心腹之

任王軌宇文孝伯等屢言皇太子之短神舉亦頗預焉及宣帝即位荒淫無度神舉懼及禍懷不自安初定范陽之後威聲甚振帝亦忘其名望兼以宿憾遂使人齎醢酒賜之薨於馬邑時年四十八神舉美風儀善辭今傳涉經史性愛篇章尤工騎射臨戎對寇勇而有謀莅職當官每著聲績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得任兼文武聲彰外內百寮無不仰其風則先輩舊齒至于今稱之于同嗣位至儀同大將軍神舉弟慶慶字神慶沈深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腐儒業乎時文州賊亂慶應募從征以功授都督衛王直鎮山南引為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稍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及誅宇文護慶有謀焉進授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中石乃墜絕而後蘇帝勞之曰卿勇可以賞人也復從武帝拔晉州齊兵大至慶與齊王憲輕騎覘卒與賊窟憲挺身而遁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慶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拔高壁赴并州下信都禽高潛功竝居最進位大將軍封汝南郡公尋以行軍總管擊延安反胡平之歷延寧二州總管隋文帝為丞相以行軍總管征江表次白帝以勞進上大將軍帝與慶有舊甚見親待令督丞相

軍事委以心腹尋加柱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上柱國數年。除涼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初文帝龍潛時。嘗與慶言。謂曰。天元贊無積德。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耽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諸侯微弱。各今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尉遲迥貴戚。早著聲望。國家有憂。必為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小惠。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虞。亦非池內之物。變在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為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險隘。易生艱阻。王謙愚蠢。素無籌畧。但恐為人所誤。不足為虞。永徽上言皆驗。及此慶恐上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蒙恩顧。具錄前言為表奏之。上省表大悅。下詔曰。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上每加優禮。卒於家。子靜亂尚隋文女。廣平公主。位儀同。安德縣公。熊州刺史。先慶卒。靜亂子協。位右翊衛將軍。字文化。及之亂。遇害。協弟鼎。字婆羅門。大業中。養于宮內。復為千牛左右。場帝甚親昵之。每有游宴。必侍從。至於出入卧內。伺察六宮。往來不限門禁。時人號為宇文三郎。與宮人淫亂。至於妃嬪公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帝。帝聞懼不敢見。協因奏。鼎壯不可久。在宮掖。帝不之罪。召又待之如初。化及殺逆。際為亂兵所害。論曰。宇文測兄弟。驅馳於經綸之日。孝伯神舉。

盡言於父子之間觀其智勇忠槩並可追蹤於古人矣可馬光稽古錄文帝以關中之衆東迎孝武收疲散之兵撫貧困之民任賢使能列官布職明部分務農桑以輔魏室雖以高氏之強不能陵也其所為與法施於後世可不謂賢乎武帝以英傑之資受制強臣恭默端拱十有餘年須其罪盈惡熟為衆所棄一旦除之若偃蹇振槁可謂知柔知剛智勇兼備者矣然復親統六師以征東夏齊之險阻不守士卒不戰數月之間縛其君臣戮於跋下使有周之境東漸于海傳于江雖魏室全盛之時不能及也惜乎宣帝恣其淫侈逞其奇譎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不及三年而為異姓所有悲夫小學史斷北周起於宇文泰因元魏優亂孝武西奔遂挾天子而今之披草萊立朝廷其為君為國也微矣然卒能取威定霸以弱為強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而又得蘇綽之奇才修一代之文物通擯黜魏晉憲章古昔休周禮而建六宮搜人才以為牧守作九命以叙官爵自三代以來官名法度少有可觀者唯宇文氏耳伊川語錄晦庵語錄然泰既稱孝武又黜廢帝述其所為特亂臣賊子之所作規賀六渾有慙德焉史謂其功業如此能以善終吾誰欺欺天子逆魏自孝武西奔以來宇文泰居西高歡居東辛勤百戰皆能變家為國是二人者其在當

時亦有優劣乎曰是二人者皆一時之傑戎狄之豪有挾其主今諸侯之志而其用兵又皆地醜德齊莫能相尚者也然賀六澤為人朴質一時文物雖不逮周而其悔過事君之心實勝焉宇文黑獺為人諂詐一時文物雖遠邁齊而其廢君弑主之罪實浮焉權其輕重而論之則高歡之用心或者其尚可取耳不然高歡臨終之時猶拳拳於其君宇文弔死之久惟戀戀於其子二人之用心亦可知矣宇文覺以冲齡嗣霸曾未幾時宇文護遽取魏鼎而授之是為周閔帝立國之初權歸於護政出私門雖負剛強之姿終致蕭牆之禍以此開基何以永世護故宇文覺明皇繼之厥鑒不遠愆前車之覆轍芟除而勦滅之宜也夫何機務雖收而軍旅大權猶總於護既不能翦夷禍根而又資以兵柄虎而傳翼自須其軀帶過毒廟衰哉若夫推付托之公心恢宇文之洪業蓋亦足為明矣宇文護再行弑逆而魯國公邕踐作是為武帝慮謀深遠以蒙養正及誅護後始親政事聽覽不倦用法嚴整臣下肅然性天明察布德立行皆欲度越前人身衣布袍無金玉之飾錦繡綦組一皆禁斷後宮嬪御不過十數勞謙接下疊疊忘疲專崇儒術老釋兼罷以海內未康銳情閱習授兵訓武步行山谷履涉艱苦皆人所不堪性又果決能斷大事故能得人死力以弱為強及

入齊境雖殘傷苗稼者亦皆以軍法從事數年之間克平齊王盛矣哉其
有成功也齊平之後撤宮室之華侈省妃嬪之負數雕琢之物悉賜貧民
信可謂善處勝矣而適嗣子之非才即宣帝昧宗社之大計但欲威之極
楚期於懲肅義方之訓豈若是乎是以宣帝即位之初即肆凶虐季父至
親一朝殺之如斃天屍殺齊王惠喪僅踰年恣情聲樂魚龍百戲旁午殿
內自是而後遊宴沉湎旬餘不出群臣奏事悉倚宦者五后並立紀綱蕩
然得保首領已為幸矣靜帝越自幼冲紹茲衰亂內外挾保曹之詐戚藩
無齊代之強楊堅談笑遂移神鼎嗚呼宇文黑獺多奉親弑孝武黜辱廢
帝把握魏政踰二十年至其子覺遂篡取之得國不三四年二主覺統俱
破弑戮未及三十載楊堅遂奄有其國且盡宇文之裔俾無遺種積惡之
報良可畏夫後周之有國凡五傳二十有五年起陳武帝永定元年丁丑
訖宣帝太建十三年辛丑而隋取之焉時宣帝之大建十三年也考論南
北立國之數自東晉而下在南朝者齊二十年陳三十年宋與梁僅五六
十年在北朝者宇文之周高氏之齊亦不過二三十年獨拓跋之魏出自
北狄其都洛之乂至近百年豈天理果私於夷狄歟然則史以南北並稱其
果無分於正朔歟昔者先儒嘗斷之矣曰于時正朔相承乃在江左南北

不能相仿則拓跋豈能免索虜之譏哉堂嘗見不然符秦立國幾奄天下之全而王猛臨終猶拳拳以正朔相承為說猛豈無所見而自抑哉或曰以正朔屬江左信矣而前輩述史嘗欲自宋元嘉之後合元魏太武之年而並書之其意果何謂歟曰魏自太武之後國勢浸強與中國等而典章制度則又漸過之自王通諸人已不欲誘而進之意矣然奈何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夷夏大分豈容對立作史者不必立異第祖述司馬通鑑之書以南朝之正朔為正而以北朝之號附注于其後烏庶乎適取書之正矣南北雖分晉六茹堅卒取周人之國其後復克平南陳以一天下至是南與北合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興中國合自晉元帝渡江都建康而中原悉為左社之區至是洽三百年而合於隋匪天意歟反覆南北之間戰爭相尋幾數百年而終定于此其氣類之遷變非一朝一夕而然南朝起自東晉已罷遣主徒帝不修孔廟孝武十七年衣冠文物浸就頽毀至宋及齊篡弒之主幾七八梁陳而降又崇尚釋教偏國從夷則已有變夏為夷之道矣北朝起自元魏如太武如孝文文德武功冠冕南北又求遺書祠孔子禁胡語胡服迨至宇文制度典章儀刑古昔則已有用夏變夷之道矣人謂南北之合在於隋文平陳之年君子邇其本源則

南之決不能併北。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文苑英華。盧思道後
周興亡論。周太祖文皇帝。初而機變。疑作。晉智數過人。屬魏末多故。召
募關隴。值二將相屠。三軍未一。見推為主。遂握兵符。俄而魏武西巡。奉迎
車駕。挾天子以會諸侯。萬世所一時也。撫養荒餘。鳩聚兵甲。同心之旅不
滿萬人。齊神武以大兵數十萬。將清瀾澹。雷動雲移。卒於渭曲。太祖以數
千弊卒。振旅而還。遂基王業。實泰以勦兵深入。一戰喪元。高敖曹以銳氣
先登臨陣。受首。兵革一作革。半歲動。敗鮮勝多。高氏雖怙其氣力。莫敢先
至。卽山之舉。我師敗績。收合亡散。退守有餘。及蕭氏將亡。邊服震擾。荊郢
內附。庸蜀來王。器械完整。貨財充實。帶甲百萬。驍將如林。要駕之辰。國與
齊人相埒矣。閔帝以嫡嗣承基。應天納禪。弱齡厭世。未及稱皇。以庶長見
立。纂我鴻緒。從容文雅。亦守文之良主焉。二帝景命不融。高祖始登大位。
于時大象宰晉公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負圖作宰。親受顧命。國柄朝權。
傾去王室。高祖高深視彌。歷歲年談議。儒玄無所關預。祭則寡人。晉公之
不忘也。但自下裁物。其主不堪。累世權強。一朝折首。其於黨與。咸見夷滅。
惡禽鳬狗。掃地無餘。爾乃棄奢淫。去浮偽。施一德。布公道。屏重肉之膳。躬
大布之衣。始自六宮。被於九服。令行禁止。內外肅然。以釋氏立教。本貴清

靜。近世以來。康賈財力。下詔削除之。亦前王所未行。一作得非也。值孝失德。取亂侮亡。親御戎軒。再舉而滅。軍今肅然。秋毫無犯。數旬而定。不戮一人。未及下車。革其弊政。山東士女。欣戴如歸。但天性嚴忍。果於殺戮。血流盈前。無廢飲噉。行幸四方。尤好田獵。從禽於外。非夜不還。飛走之類。值無免者。識者以此少之。雖有武功。未達文德。彝章禮教。蓋闕如也。練甲治兵。將掃沙漠。遠圖不遂。暴疾并遄。宣帝初在東宮。已多罪失。高祖每加嚴訓。不能修改。嗣位之初。銑情自勵。踰年已後。變態轉興。耽酒好色。常居內寢。角抵逸遊。不捨晝夜。分命使人。徵求子女。積之宮中。以千萬數。此石虎之淫風也。寵姬四人。並立為皇后。車服節文。與內主無別。此劉聰之亂政也。少在儲宮。頗覽經籍。臨朝對眾。亦有精神。但稟猜狂。持詭異。衣冠形色。皆與舊制不同。文武侍臣。屏棄避裔。內外門閭。皆列令臣者。看守出入。去來並錄其數。殿省以同相視。然朋淫于家。無所簡擇。乃至長樂。亦有醜聲。大衆之末。忽焉慘虐。鞭撻朝士。動至數百。背及留腹。一時下手。楚毒之理。不可忍見。祖宗廟號。諱不得稱變易官名。回官疑姓族。車乘輪輻。並有貴賤之殊。婦人粧點。亦為上下之異。後庭嬪妾。房有數人。自旦至夕。恒令危坐。相對有不如法。便即捶楚。內外命婦。朔望朝謁。皆令為丈夫拜伏。以示肅

恭自號為天不復稱朕此外小事異同不可勝紀。狂惑妖僻。開未之有也。客曰齊武成荒傳庸暗。怨結人神。厥嗣不昌。理則然矣。周祖聰明神武。冠世雄奇。因愚子以至顛覆。豈人事乎。天道也。蒙有感焉。請聞其說。主人曰。寒暑晦明。二儀之不同也。賢愚治亂。五勝之相形也。是以酒池肉林。乃周王之締構。坑儒滅學。亦漢后之驅除。齊自天保受終。迄於武平喪國。孝昭之外。竟無今主。河清已後。國基漸墜。昏主慢遊於上。黎民怨讟於下。逮於末葉。君弱臣愚。外崩內潰。周人取之。猶坂上走丸也。周武任數矩疑。情果敢雄斷。擁三秦之銳。屬攻昧之秋。削平天下。易同俯拾。未及三祀。宮車晚駕。嗣子披猖。肆其凶惡。真人革命。宗廟為墟。此蓋天所以啓大隋。非不幸也。王安國後周書序。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合五十篇。唐令狐德棻請撰次。而詔德棻與陳叔達庚儉成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李又纂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異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今既鑿板以傳學官。而臣等始預其是。正又序其目錄。一篇曰周之六帝。當四海分裂之時。形勢劫來。毅然有志。合天下於一。而材足以有為者。待文帝而已。文帝召蘇綽於稠人之中。始知之未盡也。時與之言。既當其意。遂起并晝夜。咨諏酬酢。知其果可以斷安危治亂之謀。而詘己以聽之。考於書唯府

兵之設欲十歲已散之民而係之於兵。庶幾得三代之遺意。能不駭人視聽以就其事。而效見於後世。文帝嘗患文章浮薄。使綽為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制作。然則勢在人上而欲鼓舞其下者。美患不成。雖然。非文帝之智。內有以得於己。而蘇綽之守。外不詘於人。則未可必其能然也。以彼君臣之相遭。非以先王之道。而猶且懇懇以誇言之。又况無所待之豪傑。可易以畜哉。夫以德力行仁。所以為王霸之異。而至於詘己任人。則未始不同。然而君能畜臣者。天下之至難。傳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蓋道極於不可知之神。而人有其質。推之為天下國家之用者。以其粗爾。然非致其精於己。則其粗亦不能以為合。惟能自愛其身。則內不欺其心。外不蔽於物。然後好惡無所作。而尚何有己哉。能無己。始可以得己。而足以俟天下之理。知人之言。而邪正無以廢其實。尚何患乎論之不一哉。於是賢能任使之盡其方。而吾所省者。以天下之耳目。而小人不。能託忠以誣君子。又從而為之勸禁。則小人忿欲之心。已黜於冥冥之際。君子樂以其類進。而摩厲其俗。凜然有恥。君臣相與謀於上。因敵以新法度。而令馳驚於下者。有忠信之守。而無傳會遷就之患。則法度有拂於民。而下不以情赴上者乎。蓋虛然後能受天下之實。約然後能操天下之順。

垂纓攝衽。俯仰明堂。無為以應萬幾者。致其思而已矣。夫思之為王者事。君臣一也。勢則異焉。世獨頌堯舜之無為。而安知夫人主自宜無為而思則不可一日已也。書曰。思曰睿。揚雄曰。於道則勞。其不然歟。蓋夫法度善矣。非以道作其人。則不能為之守。而民之多寡。物之豐殺。法度有視時而革者。必待人而後謀。則是可不致其思乎。苟未能此。而徒欲法度之革者。是宜先王為治之序。裁彼區區之周。何足以議此。徒取其能因一時君臣之致好。猶足以見其效。又況慨然行先王之道。而得大有為之勢乎。是固不宜無論也。習學記言。後周書稱宇文泰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為黃帝所滅。子孫遜居朔野。有葛烏菟者。鮮卑奉為主。由泰父肱至晉回二十三世。晉回至烏菟不能紀也。鮮卑何用世次。史祖魏收。收祖司馬遷。遷以匈奴為禹後。特記事推引之濫。蓋無所媚附而收之稱舜臣。狐令德築之稱炎帝。後則專以誑筆造謠語。劉向班固言漢承堯運者耶。高歡宇文泰雖同於篡魏。泰賀拔岳所獎用。岳既見殺。其下無主。拔泰而歸之。則近於勢之自至也。魏孝武身落人手。而不常其德。先為高歡所逐。後為宇文泰所醜。夫敗尊亡孺。自古皆為亂臣賊子之餌。彼妄遇一無賴姦人。即以伊周事責之。哀哉。古之帝王。所以外建諸侯。內立百官者。非欲富貴其身而尊